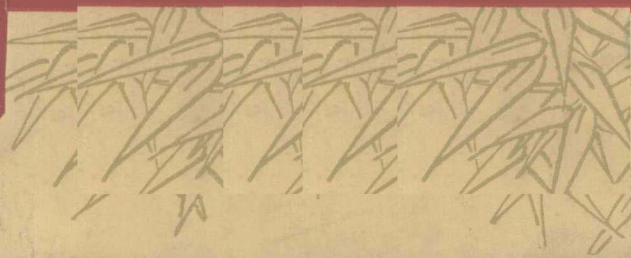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五台山传奇



五台山傳奇

孙健忠 周 勵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4年1月·武汉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里，共收公社史、家史四篇。《张社长講的故事》是写互助組巩固以后，以张九八为首的十五戶貧苦戶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要求办农业社和右傾保守思想、落后的富裕中农和一切歪風邪气所展开的一場斗争。《五台山传奇》是反映土家族一家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的悲苦与欢乐。《何儒发挥泪話今昔》、《嫁奩》則是描繪地主阶级压榨、盘剥农民的血泪斑斑的图景。

五 台 山 傳 奇

孙健忠 周 励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2 $\frac{5}{8}$ 印张 · 48,000字

1964年2月第1版

1964年2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T10106·530

印数：1—40,000

定价：(7) 0.20 元

目 录

张社长講的故事	周 励(1)
五台山传奇	(土家族)孙健忠(28)
何儒发挥泪話今昔	郭景星(52)
“嫁奁”	孟 泽(66)

張社长講的故事

周 勵

戶数不够怎么办？

谈起当年办社，真是“大姑娘坐花轿，头一回”。刚开始，贫农们的心，像个暖水瓶，内热外冷。经过一阵子酝酿筹忙，大伙的心，总算收拢啦。

一天夜里，墩上一帮子贫苦户，挤在我屋里，开了个“齐心会”，扎紧了把子，公推我上乡政府去，递申請，求批准。

第二天绝早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，北風呼嘯。我头顶箬笠，身披麻袋，拿起一叠红紙申請書，兴冲冲地往乡政府走去。这会，身上虽冷，心里却很热，就像进考棚的秀才，老是心问口，口问心的忐忑不安。独个儿，在田埂上，走着想着：

听人说：办社光凭乡里应了嘴还算不得数，非要王区长点头才生效。嗯，不如先找洪乡长去，求求他在王区长面前打个圆場，拍拍胸，不就成了吗？

倘若批不准……不，不会的，我们的条件不是挺够尺码吗？我尽量往好处想，宽自己的心。

确实，论骨干嘛，积极分子有好几个；我虽是个不中用

的党员，不是自己叫恭喜的话，走社会主义道儿，不会比别人差劲的。还有鄢水荣、石金菊这对小恋人，都是模范团员，算得一双好助手。还有鄢拐子、鄢海老，更是一对左右膀。他俩都是土改根子，穷得梆梆响，是我从小在一块儿滚大的光屁股朋友。因为我们三人像共着裤子的那样好，墩上爱说挖苦话的人，总是骂我们“狗连裆”。

论自愿嘛，大伙的心劲，早拧成了一股绳。红鲜鲜的喜帖上，铺满了“愿”字，还有些贫农戳上了手印。想到这里，我满意地笑了。低着头反复瞅着手里那叠喜帖，只见皮面那张用大红蜡纸写成的申请书，格外醒目。上面仿佛闪出鄢二婶那张怪可怜的面容。听说要办社，她手里牵、背上驮



的领着三个娃子，顛顛簸簸地走进我屋里，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我，她说：

“九八哥，办社别把俺娘儿们丢了喽，俺这莴苦命人，没人力真遭孽。在单干的苦水里，滚来滚去，受尽折磨。你看，老的老，小的小”。她用手往“秋葫芦”兄妹们蜡黄的脸上一指，扯起衣角抹了下眼泪。“小的只尺把长，还得替她把屎把尿。大的害黄肿病，瘦得像皮猴。唉，虽说有几块荒壳子田，自己又做不起，一到春忙时节，请人请不到。后来得亏你——九八哥的德心好，办起互助组，把俺一家人从苦水子里拉起来。如今又说办社，俺这孤儿寡母，更有了靠山。九八哥，你走到哪里，俺娘儿们跟到哪里。……”

我的脑瓜里想起贫农们这股办社的热火劲，腰杆子就硬了。我想：凭这条件，办社是十拿九稳。于是，我抖起精神，撒开腿，三步并做两脚的急忙赶到了乡政府。只见洪乡长的房门虚掩着，顺手一推，还好，没走空路。他大概又是昨晚会开晚了吧，还在梦见周公哩。他被我唤醒了，嘴里连打了几个呵欠，用手揉揉红丝丝的眼睛，听罢我的申请，接着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喉咙说：“老张，你们条件成熟啵？有哪样脚，穿哪样鞋，办社可不是伢儿架锅锅，闹着玩的！”

我拍拍胸膛，斩钉截铁地向他打了一百二十个大保险：“乡长，请放心，没得金钢钻，谁敢补细磁碗”。我一面绘声绘色地向他大大讲我们墩上贫农们的心愿，一面把红纸申请书递给他。

“嘿，嘿，好哇，我们乡又添了个坚强的堡垒。”洪乡长满

脸挂笑地接过申请书，一张一张的瞅着念着，隔了一会，他忽然像发现什么似的，蹙着眉向我摇了摇头说：

“老张，怎么啦，缺一户呀！上面规定十八户起码，最少也得十六户，你们只有十五户，那怎么行？”

我吃了一惊，心想：少户把要什么紧，何必扣得这么死？正想求他将就一下，还未开口，洪乡长还是那句老话：“这是区里的规定，不允许移迹的。办社是件大事，区里控制可严。”我还想说些什么，他的头又摇了起来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一百个不行。条件不够，等候一年两年也还不迟嘛！”

不迟，总是不迟！我心里暗暗咕哝：我们那几户贫农，心里早憋得慌哩，一见人家办社，巴不得自己也一下子把社办起来。然而，我心里也挺明白，这是上面的规定，光埋怨他也无益，不如回去找大伙想办法。于是，我车转身，没精打采地离开了乡政府。

刚到屋，来探讯息的贫农鄢拐子和团员鄢水荣，像影子一样跟了进来。

“九八，么样喽？社办得成呗？”我的“连裆”朋友鄢拐子，进门就问。

“不行喽，户数不够，怎么办？”我摇着头，把洪乡长的话又说了一遍。“我们还是想想看，能不能捉蚂蚁凑兵，再找一户呢？”我明知山穷水尽，墩上除了几户大中农以外，剩下都是些有醜醜的癞虱鬼①，但我还是这样探询着。

① 历史不干淨的人。

“都串过了，用筛子也筛不出一户来。”鄢水荣头摇的像拨浪鼓，失望地说。

“王买老呢？”我问。

“牛经纪哏？哼！四两棉花，免弹（谈）。有名的‘鬼不缠’，早发大誓喽，盖了土被褥①也不入社。”

“王金生呢？”我又问。

“还不是个牛筋户，一篮子里的货色，串连他好几次，连水也泼不进。不过驢子屎表面光，说话比牛经纪光堂点。他说：单干户多得很，看几年再说吧。”

我们三人，就这样搬起手指，左算来、右算去，把墩上家家户户都数遍了，硬是找不出一个合心户来。

鄢拐子急得像热锅盖上的蚂蚁，踮起那条跛脚，一瘸一拐，绕着堂屋打转转。

鄢水荣一只手叉腰，一只手在头上乱搔，鼓起黑黝黝的腮帮子，不住嘴地发牢骚：“少一户也不行，机械，真机械！”后面这句话，是他在团的生活会上学来的。

默思了一大会，到底还是鄢拐子心眼灵，他眈眈眼，嘴向鄢水荣身上一挑，出了个邪主意：“九八，叫水荣屋里闹个假分家，玩个拆户凑数行不行？”

“好办法，好办法。”鄢水荣快活地蹦起来，照着鄢拐子的胸脯捶了一拳，翘起大指笑道：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。我们的拐子军师真不赖。”说着，他蓦地又苦起脸儿，两

① 死人睡在坟里。

根眉毛擰到一起了，细声细气地说道：“假分家报成两户，我沒话说，可別让我那‘老倌’知道了，他滿脑壳尽装的豆腐脑，晃晃蕩蕩的。入社，不瞞你们说，他还是裁縫打架，试一烙铁哩。”

“好！就照计行事吧。”最后，我下了结论。临走时，我向他二人叮囑：“这事可有点不老实，这是欺騙……”。可又一想，为了办社，错一不错二，下不为例。

“嘿嘿。”鄢拐子、鄢水荣吐了吐舌头，会心地望我傻笑了一阵，点着头走了。

下年我还要回来的

社架子总算搭起来了。它，像座孤島子，竖立在个体农民的汪洋大海里。

春天，正是灾年的尾子①，犁耙水响了，困难比庐山还重，社里缺种籽，社员缺口粮。三条大牲口，有一条瘦弱得跌倒爬不起来了。农具家业，不是缺胳膊，就是少腿子。……

社外单干户，見了我就讥笑：“张九八是个收荒貨的，拐跛子，秋葫芦都收去啦。”

做过牛经纪的富裕中农王买老，在大斛丘里，架起他那头壮牛，一呼三彪的冲出一条烏泥浪。他見鄢水荣跟在瘦架子牛屁股后头，在旁边田里，慢悠悠地耕着，就故意大着嗓門揶揄道：

① 指 1954 年大水灾过后。

“团元子①，你那条老蚌螭快告老啦，宰了它，看能不能煨一大沙罐，够打次牙祭啖？”

“呸！去你的，夸什么豪富！谁稀罕你那鬼东西！过几年老子还要驾铁牛哩！”鄢水荣用几句棒锤话，抢白了王买老一顿，卸下轭头，牵着瘦架子牛，气呼呼地回去了。

社外人耻笑倒不打紧，更气人的事情是：社内也有个别挖墙脚的人，好像跟人家一个鼻孔出气似的，向贫农们实行内外夹攻。我们的副社长鄢三连就是这号人。

提起鄢三连这人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在墩上他是个不上不下的殷实户。人生得瘦长瘦长的，站在人丛里，就像稻田里竖的稗子，高众一头。所以，墩上人都叫他“三连长子”，现在又称他“长社长”。

往日，三连长子家里，除了务农外，还开了座小糟坊，兼带卖烧酒。夫妻俩，小日子过得像神仙。自从实行了统购统销，这门道给堵死了，他才收了场，一心在家里扒土巴。

三连长子虽然是个算盘打断了桥的人，可是有个脾气，欢喜爱虚面子，充点假能儿。这次墩上办社，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风，说合作社好贷款，要什么政府发什么。再者当社员吃香，名气美，出门去，大摇大摆，腰杆子硬实。所以，一开始酝酿办社，他就报了名。入社后，为了团结中农，选他当了副社长。加之，水荣他爹——鄢大鬍子，在大伙面前百般慫恿：说三连长子在外边人头熟，吃得开，搞经济是把好

① 侮辱青年团员的话。

手，不会吃别人的亏。所以，分工时，让他管副业，掌握社里的财权。初安的茅厕三天香。开始，他的劲儿倒满足，过不多时，就犯起冷热病来，社长不愿当了，对社员时常发态度，社里几个困难户，找他打借支，就得吃他一顿耙，熊得你眼睛睜不开。秋葫芦的娘，就被他熊得哭了好几次。社里只有一个人与他结缘，那就是鄢水荣的古怪老头鄢大鬍子。他们两人见了面，就上说下应，像念经咒一样尽说些郎当话：什么“穷棒子社，穷得冒寒气喽”。“伸手派喽，双肩拍张嘴喽”。“屙屎不生蛆的荒壳子田喽”，“一块肥肋条，拌到糠盆里糟塌了喽。”……

有一天，三连长子忽然想了个邪主意，拉着我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九八，我们把包袱松一点好不好？把你那‘狗连裆’割了他。”接着，他摆了一大堆理由。说鄢拐子的田坏路远，光借支，扯稀了大伙的秧，他不出社，社万万办不好。

他这意见，我当然不肯答应。我想：合伙如同命。鄢拐子既然搭上社会主义的船，怎能中途推人下水？再说，开张没几天就走了伙伴，影响也不好。于是，我耐心跟他说：

“连哥，怎么说这话呢？常言道：班子不怕丑，只要合得手。鄢拐子为人忠厚老诚，在社里又没得过犯，他劳力虽不强，吃苦算第一。前些时那么冷的天，他脱得精光光下窖捞大粪，这样的人，真是打灯笼难寻的好社员，你未必没见着吗？”

谁知我这话不但没生效，反而惹动了他的气，说我碍情

面，拿社的利益送人情。他说：“打肿脸充不得胖子，只顾影响，下年减收算谁的？那时，喝大伙的怨水划不着！”他还说，他的眼皮浅，鄢拐子在社里他就出去。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就这样我两人你刀我枪的争了起来。末了，他一赌气，扭身就走了。

我与三连长子争论的消息，很快传到洪乡长耳里去了。为这事，洪乡长特地赶到社里来，为我们调解。不过，他还是同意三连长子的意见，并且费了很多唇舌来说服我：

“老张，何必把壁上的葫芦取到颈上坠着呢？困难户带多了，社不易巩固。”洪乡长见我吭气，接着又说，“老张，别误会，这可不是排斥贫农，是为了贫农的长远利益。暂时不得不狠点心，等社牢靠了，再让他们回来不晚。”

我低着头，心里闷闷不乐地默思：为这事，烦洪乡长亲自出马，他是上级，胳膊难拧过大腿。再说，他也是一番好意，若是再执拗，惹得大伙说我这人爱牛筋。沉吟了一会，我为难地答道：

“乡长，我张九八思想好打通，可是鄢拐子面前口难开，他早对人说过：生是社里人，死是社里鬼，抱住这棵大树死也不放手”。

洪乡长却说：“只要你们带头人思想统一了就好办。鄢拐子是个明理人。干部嘛，多做点工作，把利害关系给他讲明白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”洪乡长就这样交待几句走了。

洪乡长走了。动员鄢拐子退社的事情，三连长子是不

肯出面的。解铃还要系铃人，这釘子该我去碰。说句良心话，把我这位连袂朋友撵了，和断了我的左膀差不多。他对我太好了，记得反霸那年，我屋里断了炊，正是湯罐吊着做钟敲的时候，鄢拐子雪里送炭来了，他把从老财手里减租退回的茗饼饼，从嘴边匀了一袋给我填肚皮。现在我怎么忍心撇了他呢？他要是听我这一说，心里该多难过！

事情果不出我所料，一开口，鄢拐子就哇地哭起来了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

“九八，你们这样作，不是把我一家子送到树杪上又抽了梯吗？叫我上不能上，下不能下。要是不办社，我还在互助组里，现在真是两头沒一头啊！”

他这一哭，我着实在心酸。无奈何，只有好言相劝：“拐哥，别急，有我就有你，暂时出去，社决不忘你的，有难处时，一定……。”我向他拍了胸，费了好大唇劲，左哄右劝才算劝住了他。临别时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再三叮嘱：“九八，为了不叫你为难，我就先出去，等社巩固了，下年我还要回来的。”

候补社員

鄢拐子出社后，可把社外的一些富裕中农乐坏了。他们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，大叫大嚷：“张九八这台戏唱不久啦，开锣沒几天，就塌台啦。……”

富裕中农王买老，亲自上了鄢拐子的門，猫儿哭耗子假慈悲地向鄢拐子献殷勤，煽阴阳火。鄢拐子的脾气我是晓得的，他的耳根子硬，牛经纪怎么煽得动他呢？下面就是他俩

的对话：

“拐子，我说社是灯草撑门，靠不住吧。他们尽拣痛脚捏，把你给撵了。不要紧，插秧有困难，我帮你。”

“买哥，多谢你，我的忙你帮不了，你自己许多田，插秧不请短工就挽着后脑壳笑哩。”

“嘿，嘿，你的困难怎么解决呢？你那‘狗连裆’他怎么不管你呢？”

“不碍事，九八早把胆给我了，天大困难，有社帮助。等社牢靠了，他们还要接我回去哩。”

“嘿嘿，你真是鱼死不闭眼，怕得了入社相思病吧！”

“买哥，这是什么话，不得入社相思病，难道要得单干相思病，老替人家帮短工么？”

.....

王买老碰了一鼻子灰，脸赤红，讨个没趣，哑口无言地走了。

鄢拐子即刻踱到我屋里来，把牛经纪说的话一五一十地跟我讲了。并且还告诉我一个消息：牛经纪正在拉三连长子，与三连长子在一块儿鬼鬼弄弄的，还放风出来，说什么龙配龙，虫配虫，要改组合作社哩。

我听了鄢拐子这些话，心里万般惭愧。他实在太好了，无论什么事从不隐瞒我。入社后，没半句怨言，对我还是往常那样好。这样难得的知心朋友，把他撵了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这实在对不起一块儿闹翻身的贫农兄弟。我每次向他道歉的时候，他反而用好言安慰我，他说：“不怪社、

也不怪你，只怪我太穷了。”他这样说，使我更加难受了。

鄢拐子对社还像往常一样，人退社心未退社，虽然他不是集体经济组织里的成员，却处处关心社里的事。记得有一次，牛经纪的大壮牛脱了鼻索，跑到社里秧田嚼秧苗，适逢他从那儿过路撞见了，忙跛下田去，不声不响地把大壮牛牵



到社里来了。当时我们按牲口糟害庄稼的情况，要牛经纪赔了一斗谷种。这下，可把牛经纪激怒了，暗里怀恨在心。背后，见人就骂鄢拐子是社养的“看家狗”。

别人越骂鄢拐子，我们越爱鄢拐子。鄢拐子对社关心的事情，社里只有三连长子和鄢大鬍子两人无动于衷，其他社员都很受感动，大伙都很敬重他，从不把他当外人看待。他

也好像出嫁的闺女，老是依恋不舍地牵挂着娘家。社里无论开什么会，他总是大大方方的插到会堂里坐着。社内的大小事情，我们也和往常一样，喜欢找他商量。除了下田生产的时候以外，他好像忘记自己不是社员似的，毫不客气地帮社出主意，说公道话，处公断直。所以社员们见了，老是亲热地喊他“候补社员”。

只听进最后一句话

区上来了通知，叫副社长去开会。

这时，三连长子正在闹心病。心病的根由：他有一块外号“一口印”的大斛丘，是他用半生心血积攒起来的老产业。据说：他买这块地，花了几百个“响脑壳”^①。土地入股后，社里种上了麦子，由于人多手众，去冬又铺上一层黑泥巴，春后又追了几十担人畜肥。所以麦子长得像巴茅林子，又粗又壮，特别爱人。估产时，大伙都说：“这地收六百斤，绑在马背上了。”眼看夏粮快要丰收，社员们都笑眯了眼。而三连长子却苦恼起来。近些时，他像着了迷似的，一日三朝地往“一口印”那儿跑，就像胶水粘住了脚，站在地边上发痴。好多天，他神魂颠倒的，吃饭睡觉不安宁，一个人在家里打闷心官司。心事越来越沉重。见了人不答腔，连我也不大理会。一跟他商量夏粮分配的事，他气就来了，就像欠他二百钱似的，把脸乌着。

^① 银元。